

自選一完整章節

第一篇：母與女，第二節

冬天即將來臨。在仙美新村裡，一天才剛要開始。

早晨的陽光躲在雲翳背後，天空灰濛濛，深呼吸的話，還可以聞到空氣裡最後一場秋雨滋潤大地的，清新的微濕氣息。

穿著橫紋毛衣的秀代，活潑潑地推開了家門。她小小的身影，在窄長的巷子裡，跳跳走走，不時有吸引她目光的小物小事，令她駐留。

她先是發現路邊爬滿青苔的牆壁一角，有一排列隊行走的螞蟻，她蹲下來，觀看了一會兒。起身往前走幾步，她又趴在某戶人家的郵箱蓋子上。那蓋子是虛設的，背面並沒有郵箱，郵差投信進去，信就落在院子的地上。因此，秀代打開郵箱蓋子，一眼便瞧見裡邊人家的爸爸，正對著院子咕嚕咕嚕吐了口漱口水。

回身時，她抬起頭，仰望頭頂上掠過的飛機，太陽已鑽出雲層，天空滑出一條白霧般的飛機線，她笑了，露出左眼瞼邊上的可愛小眼窩。

秀代家搬到仙美新村，已經兩年餘。這座軍人眷舍依傍著仙美溪，溪水沿著鎮的東面向下流。一座城鎮若有一條河、一座廟，那必定是適宜人居之地。老鎮的大廟供奉安溪移民帶過來的保儀尊王，蓋在熱鬧的菜市場入口處。鎮民日日在此川流走動，買菜購物，或是到廟裡燒香拜拜抬槓說笑，滾滾人聲迴盪在香油煙霧裡。鎮上還有一所小學，在菜市場的對面，據說日本時代就有了，日本人在這裡教台人講日語。

蜿蜒而下的仙美溪，一連穿過好幾個市鎮。秀代從不知道村子邊上的這條河，究竟打哪兒開始，會流向哪個終點。相對廟前的熙攘熱鬧，位於老鎮尾端的仙美新村，封閉而獨立。

仙美新村分成左右兩區，右邊住著校級長官，水泥房子一間間比鄰，門對門兩排，平日都大門深鎖，只有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屋裡才魚貫走出人來，氣宇軒昂的上校軍官，帶著精心打扮的夫人，都朝著左邊來了，他們是來拜年的。到了夏天，從各家圍牆探出來稀疏的茶樹和雞蛋花樹，在陽光裡輕輕地飄動，葉影綽綽，光是這寧謐的夏日光景，就是另一端鎮日吵吵嚷嚷的士官眷舍不能比的啊。

左邊住的多是任職國防部汽車大隊的上士駕駛兵和眷屬，橫向四排，每排 20 餘戶，每戶坪數比起校級那邊，小得多了。秀代家在第二排的中段，和第一排的人

家門對門，中間隔著一條通往廣場的兩米半寬巷子。從秀代家朝廣場過去，有八戶人家，依序是隔壁的官家、鄭家、吳家、秦家、徐家、雷家、黃家和邱家。其中黃家太太寶月，跟秀代媽媽茉莉最要好。

這村子有它自己的步調。早晨約莫五點，村子在雞鳴聲中醒來，主婦們開始幫先生小孩張羅早飯，鍋碗盤瓢洗洗弄弄的聲音，從一家家的廚房裡傳出來。孩子們去上學，男人渣呼渣呼去上班，見面吆喝，陣陣喧騰，巷子裡突然就熱鬧了起來。歲末寒冬的早晨，整個村子蒙上一層冷冷的薄霧，某家婦人踏出自家的院子，朝廣場方向走上三五步，從身後望過去，人就隱身在霧氣裡了。

到了夏天，日頭一早就高懸在屋頂，天色像被洗滌過的白亮乾淨，但熱氣流卻在巷子裡流竄。太太們有一陣子流行隨身攜帶蘭草編織的扇子，聚在某戶人家門前閒聊時，拿著扇子搖擺搧風，一個個風情萬種。其中，屬寶月的姿色最引人，看她手中捏著一條青綠色方格圖案的手帕，一年四季紅通通的蘋果圓臉，直如成熟的果實，就快從樹上掉下來，剛好路過的男人，不免多看她一眼。但寶月可不在意，村子裡的男人都是外省大嗓門，跟自己家裡的那個，不相上下。

秀代媽媽呢，茉莉身材清瘦，個子比寶月略高一點，在村子裡也輪得到是個美人，但她個性含蓄，帶著點鄉下女孩的怯生，輪廓漂亮的瓜子臉上，帶著一絲苦情，大概她太常緊抿嘴唇之故——但這是近兩年來的茉莉，從前的茉莉，並沒有抿嘴的習慣，外出時也很在意自己的容貌打扮。

左右兩區之間，是一片廣場，從廣場右邊的碎石斜坡上去，即是長長一列通往大廟口的河堤。兩年多前，秀代一家坐著父親友人的吉普車，車子從斜坡下來，轉進村子，在廣場靠邊停下，一家人走進巷子，找著了他們的新家。茉莉率先推開紅白相間的大門，穿過院子，便是呈 L 型的水泥房，屋內客廳和臥室相鄰，右邊是廚房，沒有廁所，洗澡就在廚房的邊邊角。民國 50 年代初，全村共用的公共廁所蓋在廣場邊上，村辦公室的後面。

房子小，全家人得擠在一張大床上睡覺，茉莉難掩失望，望著窄小的臥室長嘆了一聲。秀代還不知事，在新屋裡四處跑竄，秀瑾則是個安靜的女孩，習慣跟在媽媽身後，似乎淺意識裡想以媽媽的身體，擋住她右耳後難看的暗紅色胎記。

屋外突然有人喊了聲：「陳明發——。」聲音粗獷高亢，把一個發字喊得彷彿朝天空射發了出去。「你啥時候搬來啊？」是秀代爸爸的同事，綽號小山東，搬來村子一年多了。

廣場靠斜坡旁，是五、六個鐵皮搭建的菜攤，不能算是菜市場，規模太小了，但

太太們靠著一個豬肉攤、一個魚攤、一個蔬菜水果攤、一個燒餅油條攤，足供日常飲食所需。要到節慶的日子，太太們才會到大廟口的市場去採買。

攤販裡還有一個專賣各式醬菜的攤車，茉莉常常一大清早遞給秀代一塊錢紙鈔，叮囑她去買豆棗、醬瓜、豆腐乳，或是油炒花生米，回來配早餐的稀飯吃。秀代討厭半甜半鹹的紅色豆棗，也討厭有股臭味的豆腐乳，常常耍賴著不去，為此茉莉會提高聲音罵道：「給我快去，聽到沒有？」茉莉罵起人來，也不過如此。但若是茉莉叫秀代去買油炒花生米，那可是秀代最盼望的事了。

每天早晨，中年老闆停穩他的攤車，搬下炭火爐和鐵製炒鍋，生火、熱油，然後操著一把大杓，在油鍋裡來來回回翻炒，大約炒上一個鐘頭，期間還要顧攤位，招呼來買各式醬菜的客人。

剛炒好的花生香氣四溢，泛著油亮的光，老闆均勻地灑上一層鹽巴，大喊一聲「起鍋囉~~」，此時排隊的人龍早已好長一串，幾乎排到了魚攤前面。排隊等待時，秀代從隊伍裡探出頭來，看老闆一連串像是特技表演般熟練的步驟動作，娛樂太少的年代，連翻炒花生米都那麼有趣好看。

終於輪到秀代了，老闆用勺子盛起花生，裝在報紙摺成的三角形紙袋裡遞給她。老闆認得她，有時會意思意思多勺一點，或是善心地提醒：「很燙喔，拿好，不要灑翻了。」

秀代確曾在回家的路上灑翻過花生米，她個頭小小，性情莽撞，一腳踢了個石子，花生便落了些在地上，她怕回家挨罵，蹲下去一粒一粒的撿，又一口氣一口氣呼去沾在花生上的泥土灰塵。回到家，還是被姊姊秀瑾發現了。正趕著去上學的秀瑾，吃了一口沙塵，哇哇大叫，「媽，妳看秀代啦！」兩姊妹有時候親像仇人，互相監視告狀，秀代有時候也是這麼對待她姊姊。

此時，初冬的早晨，淺紫色的牽牛花和酢醬草，佈滿靠河的河堤坡面。秀代買好油炒花生米，登上河堤，站在這裡，居高臨下，180度俯瞰四周，右邊的村子縮小了，左邊的河流卻變寬大了。她很快找著了通往河邊的石梯，順石梯而下，再爬到側邊的坡面，採了一把沾著露水的酢醬草花。

回程時，秀代穿過廣場，轉進村子，後排巷弄裡傳出窸窣窸窣的人沸聲，把她吸引了過去。

姓楊的家門口擠著一群看熱鬧的人，楊家先生蹲在院子角落刷洗馬桶，毛刷子來來回回刷個不停，他黝黑的胖臉木然無表情，好似無論發生天塌的大事，都要專

心一致，刷洗乾淨昨夜小兒們尿了一滿壺的馬桶。他能怎麼辦呢，她老婆差一點跟人跑了，今早被管區警察送回來，這會兒脫光了衣服，又哭又鬧喊著要上吊。

秀代站在人群外圍，慢慢拼湊出楊家發生的事。不久，茉莉等不到秀代回家，出來找人，她遠遠看見了秀代，小矮個擠在一群大人堆裡，茉莉高聲喚她：「秀代，妳給我回來。」

那天，秀瑾等不及，囫圇吃了碗白糖拌稀飯，便上學去了。茉莉抱怨秀代貪玩，秀代告訴她楊家發生的事故，茉莉卻聽得津津有味，還問楊家太太真的沒穿衣服？秀代回說：「只有聽到她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可是，看不見。」幸好是這樣，茉莉暗想，若是讓秀代真看到不穿衣服的大人，那怎麼好。

下午，秀代的酢醬草一團軟趴趴扔在院子裡，茉莉在織毛衣，秀代在她身邊畫紙娃娃，幫紙娃娃換穿各式衣服。秀代一個人玩時，常常自言自語，甚至一人分飾多角表演起來。茉莉無心管她，她得趕工編織長官太太的毛衣。

但秀代忽然說：「我有一個同學……。」

茉莉先是笑她，還沒上學呢，哪裡來的同學。但秀代表情認真，說：「我真的有一個同學，她叫鄭珮珮。」

茉莉懶得理她，兩手專心地反覆交錯勾織毛線。「鄭珮珮跟她媽媽住，她沒有爸爸，她爸爸死了…。」

這話，讓茉莉猛然一凜。她放下手中毛線，抬頭打量這老愛胡說八道的女兒。秀代繼續編織她的故事：「鄭珮珮說，她們家很窮，她媽媽沒有錢幫她買衣服…。媽，妳打一件毛衣送給鄭珮珮，紅色的，好不好？」

秀代的這番夢話，扯斷了茉莉心頭的一根絲弦，咚地一聲，心裡有什麼東西折斷了。她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這孩子，到底怎麼搞的？」

秀代無端幻想出一個鄭珮珮，說不定是因為到了該上學的年紀。村子裡和秀代同齡的小孩，都去上幼稚園了，蔣經國夫人開設的幼稚園，學費全免，每個月繳50元學雜費，還有交通車接送。但茉莉盤算，既然沒讓秀瑾上幼稚園，那秀代也免了吧。

但或許沒有這麼簡單，不知從那兒蹦出來的這個鄭珮珮，大概是秀代自己吧，鄭珮珮沒有爸爸，她爸爸死了，茉莉心想，秀代的爸爸明明活著，只是暫時不在家。那麼，秀代說不定幻想自己的爸爸死了，這也不是不可能，陳明發離家時，秀代

才四歲，或許對她爸爸印象平淡。秀代藉著一個不存在的同學，事實上，是在說她自己，幻想是假的，也是真的。

茉莉傷心地以為，秀代這個古靈精怪的小孩，一定是在責怪她，怪她沒給她一個好爸爸，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那我去怪誰呢？」她傷心地跟自己說。

另一頭，秀代一個人玩啊玩的，忽然打了個寒顫，自言自語說：「唉哟，好冷。夏天快點來嘛。」

冬天很快就會過去，夏天也很快就會來，那是秀代上小學前，最後一個寒暑交替。